

飲冰室叢書第九種

外史鮮家

盛起自署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目次

瑪志尼 Giuseppe Mazzini.

加里波的 Giuseppe Garibaldi.

加富爾 Camillo Benso di Cavour.

發 端

第一節 三傑以前意大利之形勢及三傑之幼年

第二節 瑪志尼叛立(少年意大利)及上書撒的尼亞王

第三節 加富爾之躬耕

第四節 瑪志尼加里波的之亡命

第五節 南美洲之加里波的

第六節 革命前之形勢

第七節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

第八節 羅馬共和國之建設及其滅亡

第九節 革命後之形勢

第十節 撒的尼亞新王之賢明及加富爾之入相

第十一節 加富爾改革內政

第十二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一段（格里米亞之役）

第十三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二段（巴黎會議）

第十四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三段（意法密約）

第十五節 意奧開戰之準備（加富爾加里波的之會合）

第十六節 意奧戰爭及加富爾之辭職

第十七節 加里波的之辭職

第十八節 加富爾之再相與北意大利之統一

第十九節 當時南意大利之形勢

第二十節 加里波的戡定南意大利

第二十一節 南北意大利之合併

第二十二節 第一國會

第二十三節 加富爾之長逝及其未竟之志

第二十四節 加里波的之下獄及游英國

第二十五節 加里波的再入羅馬及再敗再被逮

第二十六節 意大利定鼎羅馬大一統成

結論

噶蘇士傳目次

發端

第一節 匈加利之國體及其歷史

第二節 噶蘇士之家世及其幼年時代

第三節 噶蘇士未出以前匈國之形勢及其前輩

第四節 議員之噶蘇士及其手寫報紙

第五節 獄中之噶蘇士

第六節 出獄後之五年間

第七節 布黎士堡之國會

第八節 匈國之內亂及其原因

第九節 匈奧開戰及匈加利獨立

第十節 布打城之克復及兩雄衝突

第十一節 噶蘇士辭職及匈加利滅亡
第十二節 噶蘇士之末路及匈加利之前途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瑪志尼 Giuseppe Mazzini.

加里波的 Giuseppe Garibaldi.

加富爾 Camillo Benso di Cavour.

發端

新民子曰。天下之盛德大業。孰有過於愛國者乎。眞愛國者。國事以外。舉無足以介其心。故舍國事無嗜好。舍國事無希望。舍國事無憂患。舍國事無忿懣。舍國事無爭競。舍國事無歡欣。眞愛國者。其視國事無所謂艱。無所謂險。無所謂不可爲。無所謂成。無所謂敗。無所謂已足。眞愛國者。其所以行其愛之術者不必同。或以舌。或以血。或以筆。或以劍。或以機。前唱于而後唱喁。一善射而百決拾。有時或相歧相矛盾相嫉敵。而其所向之鵠。卒至於相成相濟而罔不相合。新民子曰。今國於世界者數十。其雄焉者不過十之一。彼其鼓之鑄之繕造之歌舞之莊嚴之者。孰有不從一二愛

國者之心之力之腦之舌之血之筆之劍之機而來哉。

新民子曰。歐洲近數百年。其建國之歷史。可歌可泣可記載者。不一而足。其愛國之豪傑。爲吾生平所思所夢所崇拜者。亦不一而足。而求其建國前之情狀。與吾中國今日如一轍者。莫如意大利。求其愛國者之所志所事。可以爲今日之中國國民法者。莫如意大利之三傑。之三傑者。其地位各不同。其懷抱各不同。其才畧各不同。其事業各不同。其結局各不同。而其所以使昔日之意大利成爲今日之意大利者。則無不同。無三傑則無意大利。三傑缺一。猶無意大利。三傑以意大利爲父母爲性命。意大利亦以三傑爲父母爲性命。吁嗟乎危哉。今日之中國。其烏可無如三傑其人者。吁嗟乎耗哉。今日之中國。夫安所得有如三傑其人者。吾寤而歎之。吾寐而言之。我國民其猶知愛國乎。雖其地位相萬。其懷抱相萬。其才畧相萬。而萬其言。而萬其塗。而萬其策。而萬其業。其上焉者。亮無不可以爲三傑之一。其次焉者。亦亮無不可以爲三傑之一之一體。人人勉爲三傑之一。人人勉爲三傑之一之一體。則吾中國

之傑出焉矣。則吾中國立焉矣。作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第一節 三傑以前意大利之形勢及三傑之幼年

今之意大利。古之羅馬也。自般晉西莎兒以來。以至阿卡士大帝之世。併吞歐羅巴亞細亞阿非利加之三大陸。而建一大帝國。爲宇宙文明之宗主者。非羅馬乎哉。當此之時。天下者羅馬之天下。於戲。何其盛也。何圖一旦爲北狄所蹂躪。日削月蹙。再輒於回族。三輒於西巴尼亞。四輒於法蘭西。五輒於日耳曼。迎新送舊。如老妓之款情郎。朝三暮四。如畜犬之依豢主。支離憔悴。年甚一年。直至十九世紀之初期。而山河破碎。益不可紀極。東縣於法。西隸於奧。中央更於班。意大利三字。僅爲地理上之名詞。而非政治上之名詞者。千餘年於茲矣。望加西土陷落之火燄。吟法馬之悼歌。薤露蒼涼。刲灰零落。昔人詩云。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嗟乎。哀莫哀於無國之民。後世讀史者。旁觀猶爲感慨。而况於身歷之者乎。寧復知十九世紀之下半紀。距今最近數十年之間。儼然一新造國。湧出於殘碑墨壘荒殿寂寂之裏。泱泱

然擁有五十餘萬之精兵。二百六十餘艘之軍艦。六千餘英里之鐵路。十一萬餘英里之面積。二千九百餘萬同族之人民。內舉立憲之美政。外揚獨立之威烈。雪數十代祖宗之大恥。還二千年歷史之光榮。此亦革命家達士里阿所當瞑於九原。而大詩人但丁所當且感且泣而始願不及者矣。嗚呼。誰實爲之而克有此。

當十八世紀之末年。拿破侖蹂躪意大利。其時意大利已支離滅裂。分爲十五小國。拿破侖鐵鞭一擊。合而爲三。置之法政府督治之下。雖然。意大利後此之獨立。實拿破侖之賜也。拿破侖廢其小朝廷。鋤其豪族。將封建積弊。一廓而掃之。以法國民法之自由精神。施行於其地。於是意人心目中。始知有所謂自由。有所謂統一。且對外反動。而知有所謂獨立。拿破侖實意大利之第一恩人也。萌蘖初生。而牛羊牧之。蓋自拿破侖旣敗。各國專制君相會議於維也納。絕世奸雄梅特涅。敢以『意大利不過地理上之名詞』一語。明目張膽以號於衆。於是盡復前者王族壓制之舊。全意仍爲若干小國。爲外來種族波旁家哈普士博家等所分領。其王位爲意大利人血。

族者惟有撒的尼亞 *Sardinia* 國王之一家而已。而亦壓於羣雄奄奄殘喘。蓋至是而意大利闇無天日矣。時勢造英雄。嗚呼。時勢至此。豈猶未極耶。

天不忍神聖之羅馬。荼然黯然長埋沒於腥風血雨之裏。天不忍數千萬文明堅忍之意大利民族。呻吟於他族異種一摘再摘之下。乃於一千八百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治那阿市。名曰瑪志尼。實怪傑拿破侖即意大利王位於米侖之歲。而法國大革命後十有三年。拿破侖征服意大利後十年也。猶以爲未足。復於翌二年即一千八百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尼士府。名曰加里波的。猶以爲未足。復於其翌三年即一千八百十年。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撒爾維亞。名曰加富爾。自茲以往。而千年冢中之意大利遂蘇。

瑪志尼。一士人子也。年十三。入於市立大學。其時正去維也納會議後三年。法國革命之反動力大作。奧大利之壓抑愈甚。而國運日以益非。每讀前史。塊然若有所失。自茲以往。惟著深墨喪制之服以終其身。後有叩其故者。瑪曰。吾當時亦不知其

所以然。惟在羣兒稠人歡笑雜遝之中。自覺悲氣沈沈。而來變心。使人哀。使人老。噫噦。吾其無國之民。吾其服國喪以終吾年。掩淚歡場。悲歌牖下。多情多恨之英雄。大率然矣。年十七。旣悉通諸學之奧。見識文章。迥絕流俗。日者侍母散步於治那阿之海岸。忽一巨人。面目深黧。鬚髯如戟。顆長七尺。風采棱棱。飈然來前。脫帽而施禮。曰。『願爲意大利之亡命人有所盡。』母則泫然探懷中出若干金錢。搘一掬之淚。納諸巨人口中。瑪志尼問母。彼何爲者。母曰。此愛國男兒也。彼等欲救國而事不成。離父母。割妻子。流竄以至於此。瑪志尼自聞茲言。如冷水澆背。心大感動。其犧牲一身。以酬國民之志。實始於此。

加里波的舟人子也。性慷慨義烈。感物易哀。嫉不義如讐。喜鳴不平。爲人急難。其所憤激感觸。趨義赴之。視生命鴻毛如也。日者游羅馬大都之廢墟。觀其大壁大門大伽藍。頽址半傾。丹青狼藉。低徊感慨。亡國之悲。勃鬱於胸中。而不能自禁。年未十五。已浩然有以國事爲己任之志。常語人曰。『余誓復我意大利。還我古羅馬。』自茲

以往吐棄一切。惟注精神於革命一事。加富爾撒的尼亞王族之一貴公子也。其出身既與彼二傑異。其少年之經歷亦自不同。始蓋一自倨不遜。純粹無賴之惡少年也。年十歲。雖卒業於小學校。然更不悅學。日聚羣兒爲惡戲。旣而欲爲軍人。入焦雲兵學校。自是始嚮學。研精測算。年十六卒業。擢爲測地官。雖然。憂國之心未起也。爾後年齒漸長。誦古今之歷史。察現今之形勢。思爲國家有所盡力。而未得其下手之方法。然頗來往於治邦阿諸地。與諸亡命相往來。呼吸自由之空氣。貴族之習性一變。

第二節 瑪志尼創立『少年意大利』及上書撒的尼亞王

初意大利當十八世紀以前。已有哲理家文學家但丁、麥耶俾爾、荷士哥等。微言永歎。大聲疾呼。以革新匡復之義。導其國民。風流漸播。於是有一『加波拿里』黨 *Garibaldi* 之設。加波拿里者。燒炭之義。實祕密革命之盟社也。當千八百一十年。事機迫於一髮。乃在意大利中央之尼布士及帕特門倫巴的諸地。同時爆發。時瑪志尼十

五歲。加里波的十三歲。加富爾十歲。然事竟不成。首事者或死鋒鏑。或死囹圄。其餘以嫌疑流竄治那阿者。不可勝數。治那阿。即瑪志尼之故鄉也。在意大利西南。爲地中海濱一絕港。政府以此竄謫志士。竄者既多。而治那阿遂成爲自由主義之中心點。瑪志尼所遇之巨人。即千八百二十年役中一無名之英雄也。

先是瑪志尼以愛國熱血之所湧。思有所憑藉。乃投入加波拿里黨。旣而察其內情。以爲此黨之人。血氣有餘。而道心不足。當其瀝血淋漓。指天誓日。雖凜凜然若薄雲霽而貫金石。一遇挫折。恭然餒然。前此之壯懷盛氣。銷磨盡矣。瑪志尼以爲欲成大事者。不可不先置成敗利鈍於度外。今日不成。期以明日。今年不成。期以來年。如是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年。數百年。所不辭也。及身不成。期之於子。子猶不成。期之於孫。如是乃至曾孫。玄孫。來孫。所不辭也。吾力不成。期諸吾友。吾友不成。期諸吾友之友。乃至吾黨不成。期諸他黨。所不辭也。惟求行吾志。貫徹吾主義而已。瑪志尼以爲非有此等氣魄。此等識想者。不足以言革命。不足以言天下事。而欲養成此氣魄。此識

想。不可不推本於學力。不可不推本於道德。瑪志尼深察加波拿里黨之不足。語於此也。於是脫離之。自組織一黨。名曰『少年意大利』 Young Italy。

千八百三十年。法國第二革命起。時瑪志尼二十五歲。加里波的二十三歲。加富爾二十歲也。風潮所簸。影響徧及『加波拿里』黨。復揚其餘燼。蜂起於各郡國。奧國移兵勦洗。瞬息戡定。而瑪志尼爲僨吏所賣。逮繫獄中者六月。僅減死一等。見放於意大利境外。

千八百三十一年。撒的尼亞前王死。其從弟查理士。阿爾拔 Charles Albert 嗣立。阿爾拔者。號稱近世最英仁之主。夙懷恢復意大利之志。而曾加盟於加波拿里黨之人也。時瑪志尼越在法國。聞之大喜。乃上書於阿爾拔曰。

某死罪。上書於所愛之撒的尼亞王阿爾拔殿。下。越在海外。逖聞我王繼體主社稷。誠歡誠抃。雖然。王其念之。王欲爲新意大利最初之一大偉人。惟今日。欲爲舊意大利最後之一民賊。亦惟今日。我意大利人民。其非可以姑息敷衍。因循以鎮

撫之也。非一日矣。彼等於數百年來求而不得之民權。今也認之已真。望之已渴。彼等愛法律。愛自由。愛獨立。愛統一。然而上被裁斷。外被阻絕。中被壓抑。跼天蹐地。無所告訴。今也國不知何在家。不知何附。身不知何存。外人之游其國者。字之曰奴隸之國。接其人者。謚之曰已死之人。彼等有血氣。有鬚眉。習聞此言。寧爲木石。彼等吞聲忍恨。飲奴隸之厄者。已數十世。自今以往。誓以此身與此厄俱碎矣。王乎王乎。今意大利之國民。無不額手延頸。企踵傾耳。拭目以待命於殿下者。願買絲爲殿。下繡作『自由獨立統一』三字於旗上。願殿下自進而立於國民之馬首。爲民權之倡導者。保護者。爲全意大利之建設者。革新者。舉數千萬之同胞。出之於野蠻外族之手。而還我太平。王如有意乎。吾儕不才。願捧其身命以待王之驅策。集意大利散漫之諸州。而致諸王之麾下。以舌以劍。而爲王服犬馬奔走之役。民困不可久也。時會不可失也。惟大王圖之。

阿爾拔固素知瑪志尼者。良敬其爲人。雖然。自以羽毛未豐。不可高飛。深慮瑪志尼

之輕率以害大局也。又不欲自居嫌疑之地也。得其手書。曾不致答。反下嚴命曰。瑪志尼若越境復入於意大利。則直捕縛之。雖然。一人之王。充耳其如癡。數百萬人之國民。傾耳其如雷。此命一下。舉國失望。相率而入於『少年意大利』者。以數千百計。瑪志尼益爲愛國志士之中心點矣。

『少年意大利』之所以異於『加波拿里』者何也。彼蓋消極主義。而此則積極主義也。彼等惡官吏。惡虐政。誓與當時之小政府不兩立。雖然。彼等有破壞而無建設者也。瑪志尼不憚破壞。然以爲破壞也者。爲建設而破壞。非爲破壞而破壞。使爲破壞而破壞。則何取乎破壞。且亦將並破壞之業而不能就也。『少年意大利』之目的。實在於是。此亦可見我絕代佳人瑪志尼者。非可與彼蠻恣橫暴之無政府主義。同類而並觀矣。瑪志尼嘗言。

革命者。國民之天職也。是根於『爲國民』For people由國民』By people之兩大義而來者也。按西哲昔政治者有三名言最簡而最精曰Off people曰For people曰By people第一義謂國者人民之國也第二義謂國政者爲人民而